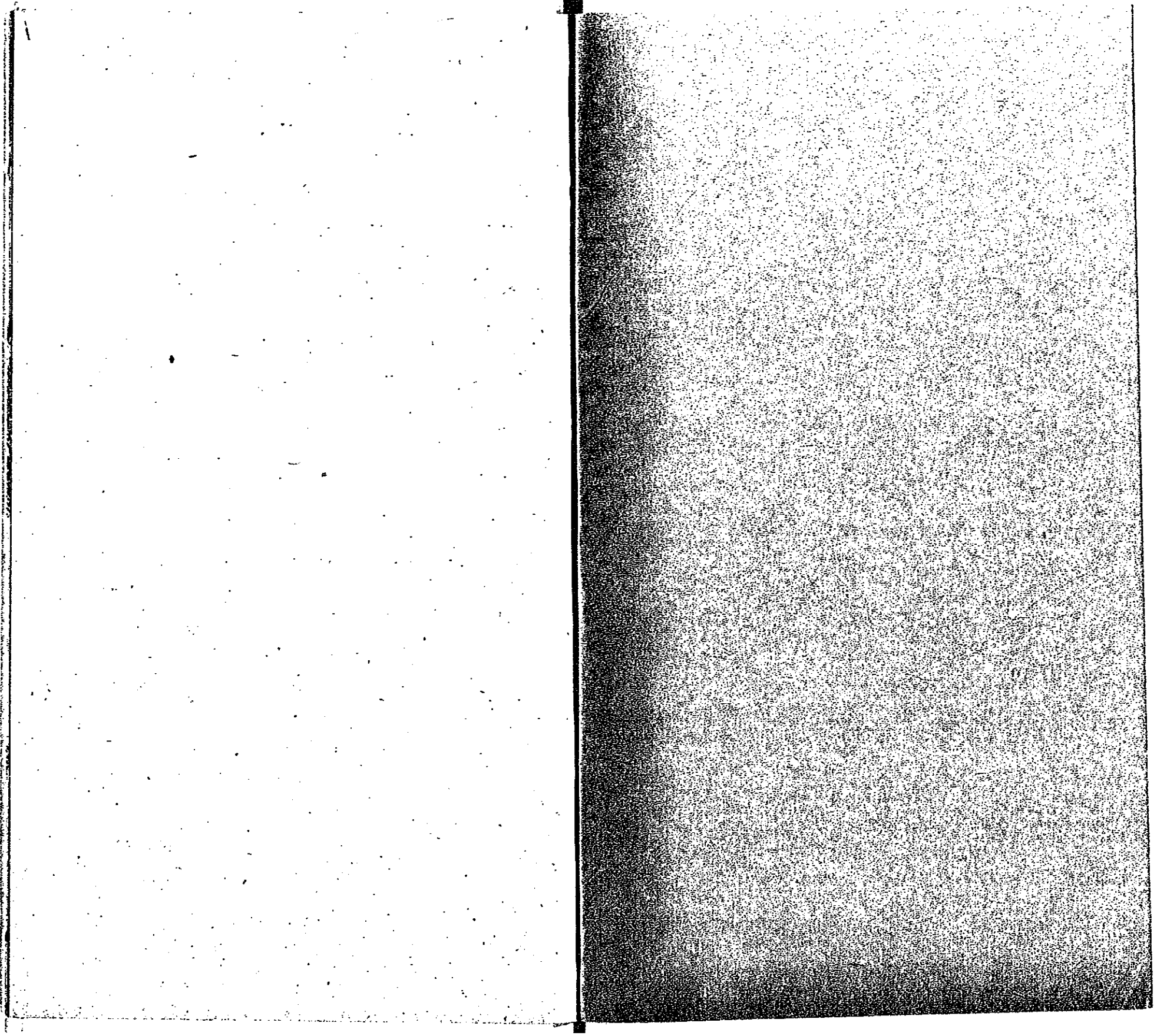


九	部
三	部
五	〇
一	二
二	二
一	五
八	七
七	七





兩漢金石記卷第三

漢石經殘字
方綱所得見者一十二段

其或迪自怨

之勞爾先子不

能迪古我先后

興降不永於戲今

建乃家 股

□ 惠 □ □

右尚書盤庚篇五行半二十六字又半字五

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

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

潤下作鹹戶上作苦曲直

良二曰償三曰祀四曰司宥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刀人主

明人之有能為使其行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

為天下王三德一曰

家而凶二而國人

乃心

右尚書洪範篇十行七十七字又半字十二

道出于不詳於戲君曰時我

未月也

右尚書君奭篇二行十一字又半字三

尚書三段弟一段盤庚中至盤庚下二篇之間空

一格以洪氏隸釋驗之則每行失去下半矣弟二

段洪範較洪釋每行少數字耳弟三段君奭則弟

二行多出洪氏三字也弟一段盤庚篇從黃秋盒

藏本末行凶德綏績四字則秋盒本無之乎從松

江王氏抄得孫退谷藏本有此凶字及三半字又見如臯姜氏重刻本則僅有惠字之右半耳是以分別錄之如此洪範君奭二段皆金匱錢氏藏本也

尚書三段凡十八行以今世所行板本合此存字計當日石經全碑每行字數則盤庚六行第一行七十一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九字第四行七十六字第五行七十四字第六行不可知也洪範十行行皆七十三字惟第二行第六行皆七十四字君奭一行亦七十四字此其大較也其

字數參差不同者必其未露之字復有較今板本增損者不可以臆斷也就此三篇驗之則是盤庚之文與今本異者尤多耳蓋隸釋廣川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今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則所謂表裏隸書者當得其實爾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

功一曲言采其蕢其之子美

誰知之蓋夾勿思 園有棘其

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尸

共猶來

陟岵三章音

兮不稼不耒胡取禾三百廛

特兮君子兮不素食兮飲

食我黍三歲宦女

右詩魏風八行七十一字又半字九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句 山有苞隰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日

享樂

既見君子

易

右詩唐風四行三十二字又半字二

魯詩二段凡隔章皆空格及篇末摠計章句之文亦如之與洪氏所載大約不甚相遠惟父曰嗟予子行役句曰上洪云闕一字毛無今驗此拓本曰上直接父字並無闕也且此魏唐風二段以今板本合此殘字計之皆每行七十二字惟園有棘章一行七十三字其為某字有異未可臆知至於岵岵三章凡二行皆每行七十二字無疑若果此曰字上闕一格則母曰兄曰亦應如是必無每行仍皆七十二字之理想洪氏所見乃裝襍之本誤將空紙作闕耳且以知今所見是本非出於洪氏摹

刻者也

婁氏字原列宦字於貫字條下注云石經魯詩殘碑宦女莫我肯勞魏國風作貫頌南原隸辨糾之云魯詩毛詩互有不同宦與貫未可即為一字字原以為借宦為貫非是此說是也宦蒞二字雖見於說文蒞云艸也宦云仕也則許自師毛氏不盡與魯詩相應矣猗之為予則正義云猗辭也自是正解而陸氏釋文云本亦作漪者當為考異之文不當作同義耳

此二段中間以原石位置計之當相去二行

東六

卒爵坐奠爵拜執

人血洗升媵觚于賓

上拜受爵于筵前

首公答拜媵爵者

媵爵者執觶待

公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三十五字又半字五

郊請反命

曰以君命聘于

善乎受上丕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丕至亦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聘禮六行三十一字

儀禮二段以今板本驗之凡隔段處皆空一格此以字數計之如此耳前一段在隸釋後一段在隸續洪云石摩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然以今所見殘本聘禮六行其第一行命字第二行曰字洪皆不著是本非洪氏越州蓬萊閣之刻本明矣又此

二段共十三行行皆七十四字惟前一段之第四行乃七十三字洪氏錄熹平石經於它經未嘗計其每行字數也惟于儀禮云在諸經中最高難辨而云以板本尋繹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豈洪氏因它經文熟未嘗深繹板本故獨記此字數耶不然則它經每行字數視今板本揜拄者頗非一條借使一二字間相去不遠恐亦未可執一以定之矣愚第於諸經所見殘本下各記其每字行數而不敢執某經某行以斷定之尔

牟女者何

四庫全書卷三
六
息公曰百姓安子諸侯

之辭也 晉者何公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十八字又半字二

公羊殘碑洪氏所錄自隱四年傳起而無此文則予所見此殘本數段者皆非洪氏刻本可知矣洪所錄之文即在此文上下而彼此所得不同耳若以板本計全石之每行字數則就此三行內之可計者第一行八十七字第二行八十五字較它經每行多出十許字而字之大小却無異不知何也其前一行尚有泐字之勢隱隱可辨

晉者何以下是衛人立晉之傳也此上空一格則其前是衛人殺州吁于濮之傳也洪氏隸釋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此其證也据此石本則知古本經自為經傳自為傳非若今所行板本之附傳文於經內者也此條於經之原本最為明白矣又據洪氏所錄石經於公羊傳內載有嚴顏異同之說則其列春秋正經於傳之前亦可無疑者矣耳道之以述一

方我我對曰亡違樊泥

子夏問孝子曰色以有

人為度 子曰温故

而斯害也已 子曰□□女

為則民服孔子□曰

善云孝于惟孝友于兄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右論語為政篇八行五十三字又半字十一

枉道而事人何□去父母之國 □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兮鳳兮仁而德之衰也往□□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

若後避世之士哉榘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穀不分孰為夫子置其杖而耘子路拱而一止子路宿殺雞

如之何其廣之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志辱身美言中倫行中憲其斯以乎謂虞仲夷佚隱居

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右論語微子篇八行一百七十二字又半字四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一有□在朕躬

□心焉所重民食而□寬則得眾敏則有功 則說

不驕威而不猛子□曰何謂惠而不貝子白□民之

才尊其瞻視儼

而畏之斯不一威而不猛

右論語堯曰篇四行凡上下二段上段二十七字又半字四下段四十字又半字五

長世

今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燕才

此間空一行無字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右論語篇末識語殘字三行十八字又半字四

論語四段為政篇暨堯曰篇之上半段皆黃本餘皆錢本也並洪釋所有者洪云榘板本作榘婁氏則云說文摩田器論語榘而不輟或从来此條是

以補洪釋也或从来三字今說文板本遺失當是徐氏刪之此又足以補說文也殺雞殺字今驗此殘本正與婁氏相合亦可證近日所行隸釋刻本作殺之訛也拱立之拱則此本右半已泐婁氏作拱今驗此本或當是拱婁說亦可存以相證又牆字婁云石經論語辟諸宮牆其在蕭牆之內皆作牆按論語此句無其字隸釋所載石經論語惟篇末識語內有此句亦無其字此條蓋婁氏偶多出一字之誤耳又洪氏云魯詩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

猶公羊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蓋毛包周之比也
又曰論語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摠其字又載蓋
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在篇數字數一行之後官
名刻工名之前今以此所得殘石摹本合之洪氏
所述而熹平石經全碑之式儼如在目矣

秀水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
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古文尚書脫孝
乎字以惟孝二字属下句讀而施于作克施說經
者每以滋疑今觀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
于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水綱按竹
垞跋唐太極元年易州石浮圖頌云包咸論語注
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碑同此讀攷陸氏釋文云
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于學官然陸氏尚不能舉
包氏章句之卷數惟云以何晏集解為主而已何
氏集解則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
疏云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于惟孝之讀如故也其
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
有注之目也而其以惟孝属下句讀者則唐人尚
未嘗如此也

乾隆丁酉秋八月錢唐黃秋盦易購得漢石經殘

字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為政篇八行堯曰篇四
行方綱手摹屬海盭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昔宋軋
道中鄱陽洪文惠以所得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
語千九百餘字鏤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愚今獲
見此殘字三段敬摹重勒亦名其齋曰小蓬萊閣
而秋盦以其先世貞父先生讀書南屏山有小蓬
萊之題自號小蓬萊閣不謀而合洵一奇也愚因
以蓬萊宿約四字題其藏冊之首并為跋與詩系
於後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燾龍學
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

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而黃氏所
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或少者至顧亭
林金石文字記云熹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
見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論語為政堯曰篇字以
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
硯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
嘉祐時所搨而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
摹本今在華亭王司農家然即以亭林所見於張
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段則焉有東漢
元本至千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文者乎是其

爲後人摹本可知矣今秋盦所得之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冊內有元人蒙古篆字印一而無北海孫氏之印既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尚書盤庚篇康字論語堯曰篇冠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為政篇女字具全而洪皆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既摹黃氏藏本于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權堂孝顯於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忝校盤康篇多出半行凶德綏績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退谷手記秀水朱竹垞二跋僕官林佶一跋按徐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錫鬯不察認爲蔡中郎原本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据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本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本而未見其搨蹟又後四年見如臯姜氏重摹退谷研山齋本盤康第六行僅存一德字蓋摹勒偶有詳略

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璧合於是摹為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為方石四塊共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耳
洪文惠云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耳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萬季野石經攷曰按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邛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雋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二家他若古文尚書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記後世頒之學官者皆不立學官此石碑所列書用伏生今文孔穎達正義云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經文三篇十四春秋用公羊傳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與諸經並刻及考洪氏石經殘碑有儀禮而無禮記乃知洛陽記之誤且記不言詩經而洪氏隸釋

及隋經籍志有魯詩六卷則是此記所遺也且五
經外更有論語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言諸碑表裏
皆書始得其實方綱按靈帝紀所云詔諸儒正五
經者乃渾舉之詞蔡邕傳所云奏求正定六經者
則核實之文也是熹平石經為周易尚書魯詩儀
禮公羊論語六經也若全謝山以漢刻止有五經
魯詩為黃初所補杭堇浦以隋志言七經者蓋見
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
有公羊傳有論語却令七經之數遂斷以為漢刻
七經此特揣測之論耳當日如何綜計互有摺拄
蓋不必鑿求矣然洪氏彙釋惟有書詩儀禮公羊
論語而無周易以今所得殘字驗之則論語與公
羊詩書儀禮字勢殊不相遠且洪氏又以公羊詩
書儀禮筆法在論語上與黃初孔廟碑相近是又
豈可泥乎

歐趙洪婁諸家以後凡著錄金石之書攷論石經
詳矣茲不具述惟近日杭堇浦論鴻都非太學一
條云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
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
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

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名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全祖望鮎埼亭集偶記云北魏書江式表謂蔡邕刻石太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則鴻都固非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盡遜於邕也邕以劾鴻都學生被譴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真大舛也歸安丁小疋杰曰以漢太學石經稱鴻都石經者誤始於唐張懷瓘書斷而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攷異等書因之今叅攷

靈帝紀蔡邕傳陽球傳及雒陽伽藍記水經穀水
注魏書北史江式傳漢之待制鴻都與刻石太學
判然兩事亦判然兩地且蔡邕以劾鴻都學生被
譴尤不容以邕正字書丹之碑歸之鴻都也昌黎
石鼓歌洪景廬漢隸字原序皆誤未經覈正爾方綱
按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而蔡邕諸人書
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
目曰鴻都者當以丁君此論正之也詳見首卷年
月表內

按朱竹垞經義考以蔡邕所書為一字石經其論
允矣近日厲樊榭為杭堇浦作石經考異序內一
條甚精公羊昭二十五年齊隽信公于野井既哭
以人為蓄何休注云蓄周埒垣也今太學辟雍作
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
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
十有七年按蕃誅於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為熹
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詒公羊未卒業則辟雍
所作側字其為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
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
經一字之佐證也

又按竹垞經義考引婁機漢隸字原條下有尚書存若干字云云乃字原之書所編列諸碑次目此所謂尚書一百三十九至下論語一百四十三者皆碑目之次數非碑之所存字數也此竹垞屬小史抄撮之誤附識於此

方綱謹錄漢碑之字惟据拓本錄之其必不得已或有据摹本者更有不得已而据著錄者則亦十無一二耳然亦必明言据某本而後錄之未有使著錄本之字雜廁於摹本拓本間漫不可別者也茲於石經卷內粗發其凡如此至若顧氏隸辨

近年所纂雖所列石經之文百有三字然予嘗逐一核之皆是就洪氏著錄於板本者抄寫而已不特非見漢碑且於宋槧漢隸字源亦未之見也是以不得不析言之

漢石經殘字歌 丁酉

熹平初作皇義篇石渠故事追孝宣通經釋義事
優大文武之道非丹鉛雕蟲篆鳥那比數鴻都未
立前三年議即意不在工畫蓋以正誤代傳箋蘭
臺漆書敢私易煌煌日月當中天四十六石堂十
丈聚觀車兩爭駢闐楊家略著洛陽記宋初尚有

斷石傳東觀論出御史府論語跋記董廣川成都
會稽各搜篋洪相八石精摹鑄因依破缺非貌古
太璞粹氣逾于全吾鄉孫氏硯山笈南原摹本殊
不然隸原隸辨繁與籀毛槩黃槩烏非馮鄒平復
聞張氏本硯山又落吳淞船義門每用譏退谷弄
藏鑿別相後先盍毛包周證魯義歐陽夏集訂孔
編越州閣圮海水綠柯亭桐巒朱絲絃玉邱半圭
虹貫斗龍領百寶珠騰淵崑山頤亭萬季各
有攷我欲彙續無由綠便當摹勒自此始涓濡溜
且尺硯穿七名蓬萊扁小閣賀梁語驚未翩翩

南昌學宮摹刻漢石經殘字歌咸中九月一日

石經未及洪家半尚抵吳某籀書換龍圖晉玉雖
舊聞魏公資州餘幾段鴻都學開後三年皇義篇
章未點竄正始那誤邯鄲澤隸分先估張懷瓘黃
晁援据正宜審蔡馬姓名原可按六經七經孰清
訛一字三字精剖判邇來鄒平與北平商書魯論
瓊湯德如到講堂筵几度我昔豐碑丈尺算表裏
隸書果徵實章句異同兼綜貫洪釋篇行記聘禮
今我諸經儼陳燦春蘊嚴顏詩盍毛只少義爻象
與彖書云孝于復友于鼠食黍苗三歲宦近人板

本据婁機追想饒州簡初汗鄱陽石泐五百年中
郎聽遠焦桐爨豈惟西江補典故龍光紫氣御雲
縵方今

聖人崇實學六籍中天森炳煥羣言壹稟醇乎醇
如日方升且復旦諸生切磋由雅故不獨瑯琊工
文翰宮牆齋廡探星宿清廟明堂列圭瓚鳳皇一
羽麟一角琪樹芝華非近翫研經奚必古本執樸
學幸勿承師畔河海方將測原委質厚先須植根
榦越州石氏證蓬萊餘論何人續東觀摩挲小閣
一紀餘甫得南州映芹泮偏傍或裨箋傳詒叅檢
直到周秦漢踟躕凝立語學官桂露秋香手勤盟